



源於奧運

李漢源

踏上奧運征途(四)

不經不覺，「東京奧運」已經進行了超過十天，踏入最後倒數階段，今屆香港電視台轉播奧運成績而言都是大豐收，各台的收視率均創新高，這當然是有賴香港運動員表現英勇。本屆香港運動員的表現自然是無可挑剔，憑堅毅不屈的精神帶給我們香港觀眾多個目不暇給的賽事，甚至勇奪多個獎牌帶來的成果，未來尚有幾天賽事，亦更值得香港人熱切期待。這次奧運會由香港政府首次購買轉播權予香港各電視台製作節目轉播，令奧運氣氛起以往多屆都更熾熱，亦很值得分析一下今屆奧運電視轉播情況。

回想5月份香港特區政府宣布，因為香港經濟及疫情關係，沒有電視台會願意虧本購入版權轉播，如果香港沒有電視播，則全港市民就無法打開電視收看奧運，因此首次由政府名義購入香港區電視版權，開放給全港電視台播放。大家可以留意到，此舉的確令香港全城為奧運而哄動，無論大小商場，電視機或大熒幕，都在轉播香港各電視台奧運節目。體育是有它的凝聚力，觀眾茶餘飯後也不停地討論奧運。

在奧運期間，也聽到很多朋友在談論「今次政府真好嘢，買到奧運版權！」一面倒地市民都普遍認為這是一項「德政」，因為全港各個電視台都可以播，總比單一電視台播獨家更全面，每一個台有自己播奧運的風格，觀眾可以選擇看哪一個台所製作的奧運節目，電視

●東京國立競技場。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連盈慧

96與97

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李麗珊獲得女子滑浪風帆香港第一面金牌。掌聲響過以後，2021年東京奧運，張家朗奪得花劍的香港第二面金牌，香港人感動到如何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商場中人群緊張觀看大熒幕時，看到張家朗領得金牌時掌聲和歡呼聲夾着淚水飛揚的畫面就極具歷史性。

如果說25年後這第二面金牌來得太遲也遲來得妙，妙在這「風之後」和「劍之王」都各有不同紀念意義。

1996年，港英時代的最後一年固然是個紀念；2021年，香港回歸多年後，對特區來說又是一個紀念，為什麼說遲來得正好？

說說「遲得正好」妙在什麼地方，因為出生於1997年的張家朗，是典型吃特區奶水長大的回歸之子，其中蘊藏的天意，好像是等這個花劍金牌王子，注足了25年的純中華基因，出賽時更多添幾分異彩，所以說，這金牌可說來自中國香港「足金」而產生。

花劍也比其它項目來得好，因為意大利對手亞軍，曾是5年前巴西里約奧運金牌得主，該項運

動在意大利甚至可稱之為「國劍」，而張家朗能以15比11分取勝就殊不簡單了。

不過為張家朗喝彩之餘，我們卻有點擔心容易受集體「城市口味」影響的年輕人，今後對劍擊的過分熱愛，可能會冷落其他體育項目，如果體育真的那麼偏向於單元化，香港日後劍擊高手林立到成為「劍擊之都」也未必是好現象。

體育精神全面發展才可貴。我們應該期待和祝福，下屆奧運我們有更多不同項目的金牌銀牌得主，幸好本文走筆期間，何詩蓓在女子200米和100米自由泳又分別奪得兩面奧運銀牌，得到不亞於張家朗這一劍多元化的喜悅，才更加值得我們高興和鼓舞。

毫無疑問今屆香港奧運電視製作是一項創新嘗試，雖準備不足但效果仍不錯，祈望下一屆3年後的「巴黎奧運」大家能有早些時間去籌備，去製作一系列更有水準的奧運電視節目！

●張家朗金劍：最緊要堅持！ 作者供圖



獨家風景

呂書練

香港流行文化

欣聞香港文化博物館新增常設展覽「瞧潮香港60+」，聚焦二戰後至千禧年初的香港流行音樂、電影、電視和電台廣播節目的發展，旁及漫畫和玩具，當中不乏風行一時的流行文化作品及其衍生品。

雖然我暫時還沒有時間親臨欣賞，但透過官方網站和傳媒報道，也略知一二。像由吳宇森執導，上世紀八十年代中上映的《英雄本色》電影海報，3位主演狄龍、周潤發及張國榮側面頭像並排下是一群香港高樓，很配合電影的悲情主題和象徵性；還有多位已故歌手的遺物，包括同年早逝的歌手張國榮和梅艷芳的舞台服飾，以及黃家駒的木結他、羅文獲頒「全日本歌謠選手獎」的獎座等。

這些遺物不但記錄這些曾經給香港人帶來精神安慰的演藝名人的光輝歲月，也勾起香港人的集體回憶。而且，透過展品，也會引發今日年輕人對曾經影響甚大的香港流行文化的興趣，有助迷惘的他們增強對家國的歸屬感。

流行文化這個詞，源自英語詞彙 Popular Culture 或 Pop Culture，又稱大眾文化，早在十九世紀已出現，旨在區別於精英文化 (Elite Culture) 或精緻文化 (Refined Culture)，所以，在一般人眼中，流行文化是膚淺或粗糙

的。由於製作相對倉促，流行文化作品雖然不如經典作品般精緻，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消費社會的產物，也往往是當時民眾喜好和社會情緒的反映。何況，以香港小小的面積和人口，當年的流行文化作品可以風靡東南亞華人社會，乃至韓國、台灣，以及幅員遼闊的中華大地等，實在不簡單，值得港人驕傲。

記得幾年前遊馬來西亞時，曾跟當地不少華族中青年閒聊，他們中不少祖輩乃至更早一代已移居當地，所受教育、生活習慣和身份認同早已同化，中學時並沒學中文（也沒有中文課程），卻能說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原來是看香港的電視劇、電影學習的，有些提起香港明星乃至作家的軼事，如數家珍。至於流行文化影響巨大的韓國也一度受香港影視作品影響，前述的《英雄本色》不但多次在韓國重映，更曾被韓國導演翻拍為《英雄本色：無敵者》；內地更不用說，今日的八十後潮人很多都承認是看着劇長大的。

可惜，過去十多年，香港社會陷入政爭，港人也「疲於政事」，忘了曾經輝煌的流行文化，反倒妄自菲薄起來。今日展覽正好提供一個平台，讓香港人從流行文化演變史，窺視香港歷史發展，再思考香港和自己的下一步。



方寸不亂

方芳

年齡曝了光

有人說，奧運就是一群很需要運動的人，看一群很需要休息的人運動（一笑）。可不是嗎？為了追看奧運，本來很需要運動的人，也暫停了

自己的運動，關注自己國家和地區的運動佳績。這天正在做運動，朋友收到同學圈傳來訊息，東京奧運香港代表隊，有他們的校友參加田徑項目。噢，奧運原來這麼近，大家都停下來聽聽，原來是香港跨欄項目出戰奧運第一人陳仲泓。校友啊，計一計畢業屆別，原來相差30多年，既是這麼近，又是那麼遠，忽然提醒自已已不年輕了，當然，運動沒有年齡界限，每一代人都有他曾拚搏的身軀。

東京奧運的香港「劍神」張家朗，接受香港第一金李麗珊的訪問，李麗珊很感慨地說：「等了20多年找人接我金牌（榮譽），終於在你手上了！」張家朗脫口而出：「你得金牌時我還沒有出世！」青春無敵，一句不經意的話，大家都笑開了，鏡頭前的李麗珊保養得還很年輕，一句「未出世」攤開了兩代人的年齡差距，兩面金牌相隔25年，是那麽漫長的期待，難怪香港為此沸騰了，兩代金牌選手的隔空對話，是很感人的。

香港劍擊運動還有一個亮點，運動員吳諾弘因為表現出色，被認出是電視童星，演過多部電視劇，傳媒把舊照翻出，當年小諾弘相當可愛，與他合作的當家花旦有佘詩曼、郭可盈、鍾嘉欣等，當年大姐姐與小弟弟合照，因為諾弘的成長，見證花旦的姐控也不短了。

每一代的運動員，為了攀登奧運舞台，有的停了學業，有的辭了工作，接受艱辛訓練，他們的成功，沒有捷徑，沒有倖倖，一點一滴的成績，都有血有淚，他們無論得獎與否，都是值得尊敬的。



百家廊

郭發仔

白襯衣，紅襯衣

泉塘村的人，習慣把頭低到土裏找日子，太陽在背上烤出一層汗漬，鹽晶晶的白。

小時候，我很羨慕穿白襯衣的人。稻子抽穗的時候，就有幹部模樣的人來到泉塘村。白襯衣扎在西褲裏，衣領硬實端正，恍如我在學校操場上立正的姿勢。他們戴着金絲框眼鏡，襪子配涼鞋，走路一頓一頓的，田間地頭全是斯斯文文的腳印。白襯衣一來，灰土一般的泉塘村似乎亮了起來。在大家眼裏，白襯衣是一種脫俗的身份。

那時，我就像一株長瘋了的牛筋草。上山下田到處瘋，灰頭土臉的，似乎就是從地裏長出來的。小學階段是被我要完的，學校與泉塘村，都不過是我的樂園。上了初中住讀後，我回家的次數少了，泉塘村逐漸變得陌生，我與村子之間似乎隔了一層薄膜。那時，我的目標就是逃離乏味而苦澀的泉塘村。於是，我就認真了起來，一次次登上了學校的領獎台。走在村子的小路上，村裏有人開始笑呵呵地看我，彷彿我就是泉塘村的白襯衣。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我還在艱難的高中階段掙扎時，南下廣東打工成了我們那裏一種炙手可熱的潮流。那些打工回來的年輕人，一身光鮮的城市味：牛仔褲、白襯衫，脖子上還纏着一條花花綠綠的領帶。在他們的談話裏有着大城市裏璀璨的霓虹和風情萬種的夜，嘴裏冒出的幾句粵語，都令人感到卑微幾分。這種風氣開始在學校裏蔓延，班上有幾個同學毅然退學去打工了，慌得班主任老師經常在課前課後念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唸咒一般。

1993年，我考上大學。在拿到通知書的那一刻，我捏得很緊，彷彿攥緊了吃「國家糧」的門票。那年夏天，家裏擺了酒席，家裏許久都沒有辦過什麼喜事。爹把泉塘村的人都喊來吃席，忙前忙後，醬色的臉上像爆開了一朵桐子花。那一天，我沉浸在所有人的目光裏，儼然村裏亮堂堂的白襯衣。

那年初二那年，班上轉學來了一個女同學，一頭短髮，黃裏透着亮，肉嘟嘟的臉很可

愛。不過，她很少笑，總皺着小嘴，受了委屈般，惹人憐愛，恍如另一種味道的林黛玉。第一次見到她時，她穿紅襯衣，裹着斜陽紅光走進教室，臉上柔美的曲線在餘暉裏飽滿而濃烈。後來，我忍不住總偷偷地看她的背影，她的舉手投足、一顰一笑，都甜在我的心裏。我變得恍惚，作業裏，黑板上，連藍天上的雲朵裏，都是她穿紅襯衣的影子。我想，她肯定在我心裏住下了。一次課間，不經意間和她相遇，抬頭的一瞬間，我看到了一雙明亮而深邃的眼睛，如同夜裏與我對視的星星。恍惚間，我從那明亮的眸子裏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溫情。那個春天，一切都變得無媚至極，連天氣都沒怎麼壞過。

其實，上學的那段時間，我和她沒說上幾句話。每一次眼神的不期而遇，我們都迅速避開，似乎是有意中的刻意，又或是刻意中的無意。畢業前夕，大家互相留言。她給我寫了什麼，我記不清了，但她那歪歪扭扭的字跡，怎麼看都是無媚的影子。後來，我上高中，上大學，3年又3年。她就像斷了線的風箏，杳無音信。上大學後的一個暑假，我不在家。家裏人說一個穿紅襯衣的女孩來找過我，留下一本筆記本就走了。我想應該是她，也不知道那時的她是否秀髮齊腰，清純依舊。在那個通訊不發達的年代，時間就是一道無形的不可逾越的牆，我在牆內，她在牆外。幾年前，在一次同學聚會上，我驚喜地見到了她。那時的她一頭鬢髮，落落大方，談笑風生，一副老成的樣子，已經沒了當年的羞澀和含蓄。她見到我似乎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悅，飯間悄悄問我：當時，你到過哪裏？我沒有回答，也不追究那個當時是何時，只感嘆歲月荏苒，人在中年，時間在心裏刻下了一道無法修復的痕。其實，我的青春就是一個青澀的蘋果，沒有張愛玲小說裏的白玫瑰和紅玫瑰那般糾纏不清。

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回味。於我而言，白襯衣是我寫在書上的夢想；紅襯衣，則是我懵懂青春的一個胎記。

化，周圍的高樓大廈在不斷地建設中，前院開門見矮樓，後院不開門也能看見高樓，在別樣的鋼筋水泥叢裏，莫說是花，即便是一片葉子，亦是覺得十分的珍貴。如此，住下來以後，便是連只會傻傻地長葉子的綠籐也種到處都是，哪裏還會嫌棄它不開花。

園子裏蔥蒜和韭菜都種了，唯獨忘了種薑。買了幾斤小黃薑，早飯煮醃糟雞蛋時切了一大塊放進去，生薑味辛，吃得多了，一向堅強的胃火辣辣地疼了兩天。便想起去年在澳洲，普通的生薑賣到200多塊錢一斤，去超市買菜總是挑了又挑，才捨得買一小塊薑，買了回去，反倒是因為有時捨不得吃而把它放在冰箱裏生地濕壞了。炎夏難過，朋友蘭兒的愛情卻在這個夏天修成了正果。全世界都在下雨，雨下出來的水火卻成全了她的愛情，她嫁給了那個在洪水中救了她男子的，她從前一直忽視的人，如今卻是如沈復所言：「布衣菜飯可樂終身。」

於是便覺得，浮生若夢，種花，種草，或是種菜，皆能讓浮生更加得趣。



琴台客聚

伍杲杲

浮生得趣花草間

難過的炎夏夏日，對於愛讀書的人來說其實也沒有那麼難過，一本沈復的《浮生六記》在手，便得了一夏的清涼與幽靜。

《浮生六記》裏，最得趣的一篇是《閒情記趣》。沈復在《閒情記趣》中，初時寫自己的「喜蟲」，「食此生涯，卵為蚯蚓所哈，腫不能便，捉鴨開口哈之，婢媼偶釋手，鴨頗其頸作吞嚥狀，驚而大罵傳為語柄，此皆幼時閒情也」。幼時「閒情」能笑死人，沈復「及長」後卻「愛花成癖」，於是《閒情記趣》在「卵為蚯蚓所哈」之後，通篇多是沈復與花草草們的「趣」。

笑哈哈地讀沈復的「趣」，園子裏的花花草草、瓜果蔬菜們卻是不能怠慢的。雨後巡園，發現芋頭葉子長得太過茂盛，連園子中間的鵝卵石小徑都被它們遮去了一半，一番拾掇後，掰去了一些多餘的葉子，芋葉梗不捨得浪費，便拿回去撕了皮，用鹽醃了，依照少時吃過的記憶，用豆豉辣椒炒成一碟開胃的小菜，又在

熟悉的味道裏尋回了久遠的童年。

我對花草的喜歡不亞於沈復，從很小的時候開始種花，到如今種植各種花草也算是得心應手了，然而對於種菜卻還是「瞭查查」的。幾顆芋頭種下的時候因為埋得太淺，大風一來，最大的那棵就頭重腳輕地被連根拔起，颯倒在地；早早地在木缸裏放了肥沃的塘泥，種下的蓮藕長出的荷葉比臉盆還大，個兒長了近3米高，卻是連一朵荷花也沒有開過；南瓜藤滿滿當當地爬了一架子，也開了花，就是不結一個南瓜；和南瓜一樣瘋長的百香果在結了3個果子以後就認真地地和南瓜比賽長藤了，再也沒有心思開花結果……

從前住在梧桐山下，日日開門見山，所見便是漫山的鬱鬱蔥蔥。和住在隔壁村裏的好友花姑娘交流種花，她是隨性而種，我卻覺得，在家裏種花，一定要能夠開出五顏六色姹紫嫣紅的花朵來，否則，還不如出門去爬爬山，滿山都有綠葉可看，還能順帶鍛煉身體。如今雖然住到了所謂的鄉下，但是因為鄉村愈來愈城市

化，周圍的高樓大廈在不斷地建設中，前院開門見矮樓，後院不開門也能看見高樓，在別樣的鋼筋水泥叢裏，莫說是花，即便是一片葉子，亦是覺得十分的珍貴。如此，住下來以後，便是連只會傻傻地長葉子的綠籐也種到處都是，哪裏還會嫌棄它不開花。

園子裏蔥蒜和韭菜都種了，唯獨忘了種薑。買了幾斤小黃薑，早飯煮醃糟雞蛋時切了一大塊放進去，生薑味辛，吃得多了，一向堅強的胃火辣辣地疼了兩天。便想起去年在澳洲，普通的生薑賣到200多塊錢一斤，去超市買菜總是挑了又挑，才捨得買一小塊薑，買了回去，反倒是因為有時捨不得吃而把它放在冰箱裏生地濕壞了。炎夏難過，朋友蘭兒的愛情卻在這個夏天修成了正果。全世界都在下雨，雨下出來的水火卻成全了她的愛情，她嫁給了那個在洪水中救了她男子的，她從前一直忽視的人，如今卻是如沈復所言：「布衣菜飯可樂終身。」

於是便覺得，浮生若夢，種花，種草，或是種菜，皆能讓浮生更加得趣。

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回味。於我而言，白襯衣是我寫在書上的夢想；紅襯衣，則是我懵懂青春的一個胎記。

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回味。於我而言，白襯衣是我寫在書上的夢想；紅襯衣，則是我懵懂青春的一個胎記。

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回味。於我而言，白襯衣是我寫在書上的夢想；紅襯衣，則是我懵懂青春的一個胎記。

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回味。於我而言，白襯衣是我寫在書上的夢想；紅襯衣，則是我懵懂青春的一個胎記。